



大山深处的宁厂古镇

宁厂记忆

□黄应森

沿着重庆巫溪大宁河往湖北陕西方向走十几里就到了呼阳坝，再拐个弯就到了接官亭。这就是宁厂古镇。眼前的古镇看上去更多一份沧桑和凄凉，到处是残垣断壁，很难想象昔日的繁华，似乎和万灶云烟不搭界。据史料记载，新中国成立前至50年代，宁厂古镇的七里半边街有常住人口7000多人，而当时的巫溪县城才4000多人。如今很多房屋已破烂不堪，有的只剩一些石柱在风中摇摇晃晃，像风烛残年的老人。地上到处是瓦砾和疯长的野草，还有那雕着龙的石墩静静地躺在门口。经历了那么多，古镇也许真的累了。

宁厂的盐泉

走了很久，才遇到几位老人。他们的脸上除了有些许落寞，更多的是淡定和从容。在回忆往事时，他们笑了，恍惚时光回流。住在宁厂横家涧的邓远炳老人一打开话匣似乎收不了口，脸上更是漾起了笑容。在他的记忆中，古镇有说不完的故事。

邓老首先说到盐。盐是古镇的魂。古镇的盐泉是从山里流出来的，是天然的白卤。全世界仅有四个地方发现了白卤，多为井盐和海盐。据当地老人回忆，1966年前，宁厂盐泉四周墙壁上有精美的壁画，盐水从龙眼和龙嘴巴流出。一到冬天，方圆几里都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白雾，置身其中，犹如踩在云端，如梦如幻。盐池前面的铁壁上戳有几十个小孔。别小看这些小孔，可大有学问。一般来说，一个盐灶对应一个小孔。可孔也有大有小，流的量也不一样。只有实力强的盐灶对应那些大点的孔。这也是我国最早的股份制。盐分柴盐和炭盐，柴盐色泽好品质高，但成本高。以炭盐居多。那时，七里半边街对岸的公路尚未通，熬出的盐多从水路运往县城。也有从旱路运输的，但量不大。宁厂的盐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做咸菜特好，保存的时间长，不容易变质。有的在瓦罐里一放十多年，还能食用。

宁厂的生活

接着，邓老又说到衣食住行。

上世纪70年代以前，宁厂人洗衣多用皂角，贵重的衣服才用肥皂。先用大木盆在家洗第一遍，再到河里清洗干净。厚衣服清洗的时候要用槌棒使劲槌。不过那时穿得比较单一，灰色蓝色居多，布料



宁厂古镇中的盐厂制盐遗址

卡其布和灯芯绒居多。夏天也有确良和蚕丝。当时有钱也不容易买到布料，要布票。加上家家户户孩子比较多，一般是大的穿了小的穿，衣服都是补疤连补疤，好几年才做新衣服。那时洗澡也不像现在这样勤，很多人身上都长虱子。好在盐厂的一车间和三车间各有一个澡堂，但一般只对工人和家属子女开放。尤其是冬天，能在澡堂冲一次澡，那叫一个字：爽。在龙君庙对面，有两个储存盐水的池子，一大一小一深一浅。隔一段时间，就有人放池子里的盐水。也不知什么工艺，每逢放水的时候，小池子里总能捞到不少像胶布一样的白色的绸缎，双面的，很容易撕开其中的一面，就像今天女孩戴到头上的头巾。每当此时，女孩子总是争先恐后欢呼雀跃。再用水彩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，扎到头上，别有一番风情。

宁厂古镇因盐而兴，居民多为盐工和船工。那时的生活特别苦，因为劳动强度大，闲时都喜欢喝两口。酒虽燥辣，但绝无添加和勾兑，都是正宗的粮食酒。至于下酒的，几粒花生，半个盐蛋都能喝二两。船工有时实在找不到下酒菜，就在河里找些光滑的小石子洗净后沾上盐放到嘴角嚼味。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。

说到吃的，宁厂有很多小吃比较有名。宁厂糖果厂做的软枣和月饼远近闻名。还有麻花、卷子、大饼、油条、米糕、发糕、麦子粩等等。想想都流口水。那时商店的糖果也不多，加上又贵，所以家家户户一般都自己做。做糖果除了要准备白糖面粉和菜油外，还要准备一些米花、芝麻、稀子糖什么的，味道绝对正宗。有时还准备一些阴米子，就是用糯米煮水后晒干，再用水彩染一些红色绿色和到一起用沙和桐油炒，然后用新鲜开水一冲就可以吃。现在超市到处都有。那时大多数家庭才刚刚解决温饱，平时要很长一段时间才打牙祭，过年也不容易买到鲜肉，腊肉也不好买。记得好几年都只能买到盐巴肉，就是那种腌了很多盐且存放时间比较长的肉。特咸，透几次水仍难以下咽，但没办法，总算打牙祭。当时，大宁河到处都是鱼，连娃娃鱼都有，但鱼没肉解馋，没多少人吃。再就是逢年过节，盐厂的各个灶房都要给工人免费提供包子，一般是每个工人五个。家属在灶房做零工的，也有。还有就是工人都喜欢往胶袋子里装洋芋丢到盐锅里煮，特香。古镇的男女老少都是厨师，都做得一手好菜。吃饭的时候，无论从谁家的门前过，老远就闻到一股香味。当时的瓜子用勺子卖，一分钱一勺。樱桃用树叶包着卖，五分钱一包，一揭开就有一股清香。

宁厂的特色

宁厂的房屋很有特色。据当地老人回忆，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甚至更早，宁厂的七里半边街到处都是房子。面积稍大的，有好几家人住在一起。连宝源寺坡上也建满房屋搭满窝棚。还有就是宁厂有不少吊脚楼，从家中木楼的缝隙中可以看到底下潺潺的溪流，大多依山悬空而建。

宁厂和县城是巫溪最早通电的地方。但供应不足，常停电。所以家家户户都备有煤油灯，有的还有桐油灯，但桐油又贵又不好弄，一般人消费不起。煤油灯的灯芯多为棉花或线头所做，燃一会儿后得用针头往上挑，不然要熄。有时晚上忘了洗脸，第二天眼圈周围黑乎乎的像大熊猫。

宁厂的耍事

最后，邓远炳老人谈到古镇人的业余生活。旧社会时，业余生活很单一，有钱人家的女孩绣花，男人喝酒泡馆子，还有抽大烟玩川牌。有时盐老板也组织一些活动，不过不敢乱跑，怕遇到棒老二。麻将扑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六七十年代最先在宁厂兴起，再才传到县城。不过那时不兴赌钱，一般数番。四圈为一场，输了的付茶钱。

当时的体育运动一般是打篮球、乒乓球和羽毛球，除了两所学校“宁一校”和“宁二校”，盐厂的俱乐部也有这些设施。小孩玩的可多了，什么铁环、鸡毛毽、跳舞、吹纸人、扇烟盒、玩弹弓、丢手绢等等。再说七里半边街好玩的地方多了去，什么四道桥、吴王庙、横家涧、女王寨、接官厅，随便哪个地方都够玩半天。不过要说大人小孩都喜欢的游戏，那就是看电影。开始在学校放，用白色的大幕布，正反两面都可以看。好多人都选择在家里看，虽然看的是反面，效果不好，但一家人仍看得有滋有味津津乐道。后来在横家涧放，依旧是露天电影，不过从外面已看不到了。只有买票，一般大人八分，小孩五分。如果是宽银幕或什么新片，则大人一角，小孩八分。虽然听起来不多，但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也不敢看勤了。有时刚看一会儿，雨来了，只好到处找避雨的地方。有瘾大的，甚至戴着斗笠或打着雨伞看。还有就是川剧和杂技。宁厂有自己的川剧团，一般在盐厂的俱乐部表演，都是免费观看。杂技是外面去的，有时在街上，有时在学校表演，要收费。再后来有了录像，有了收音机，有了电视。还有就是划龙舟，1988年端午的龙舟赛，来了五条龙船，其中宁厂三条，大河双河各一条。最轰动的是居然来了两个法国人。街上桥上黑压压的全是人，不知是看龙舟还是去看外国人。

对于小孩子来讲，最大的乐趣就是聚到一起听老人讲他们的故事，尤其喜欢听传奇和鬼故事。

在那一刻，时光好像真的停滞了。是啊，古镇还在，盐泉还在，巷子里的青石板还在，张家门口的梧桐还在。只是少了些故人，少了些故事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重庆文学院创作员)

酉州“夜皇帝”传说

□姚明祥

酉州历史上，曾出现过一位“夜皇帝”。如此“大人物”，具体在何地？酉阳小坝龙池铺。

“夜皇帝”姓秦，祖上拥有万顷良田，一条场镇。旧时小坝民间就曾流传过这样的言子：“冯家的顶子，夏家的女子，秦家的银子”。窥一斑而见全豹。

国无二君，岂敢戏言？作为历朝的圣人君王，皇帝哪有日夜之分？就是添个“夜”字，也有犯上之嫌，不是闹着玩的。也罢，不是有“土皇帝”之说吗？也不知大清官簿中，到底有没有“夜皇帝”这个虚衔记载？反正我没查到。看来，“夜皇帝”这个新名词就是地地道道的“土特产”了。它是对大清政府捐官谋职泛滥成灾的嘲讽，更是对秦氏捐官老汉的戏谑。也确实闹着玩的，胆子够大！

“夜皇帝”这个鬼名堂，在我心中盘桓至少半个世纪之久。小时听说，倍感荣耀。出“皇帝”之地，是龙兴之乡，岂是山脊呢？还一度相信“金光老汉”之说。听老前辈摆龙门阵，很久以前，龙池铺秦家有个老汉，无事时总爱戴着金光闪闪的黄金帽子，整日在场上照上亮下，炫其富有。后来粗知历史，也才搞懂，“金光”与“捐官”其实是

乡人口误相传，也便会心一笑。

我国历史上都有捐纳制。它是朝廷为解决国库空虚、增加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举措，它与卖官鬻爵有本质区别和严格要求，有“娼、优、皂、隶”等不良行径的殷商富豪不能捐纳。必须得地方作保，通过三代“政审”，方可贡献。捐纳是公开的，明码标价。捐出多少银两，进贡多少谷米，就免除多少劳役，减免多少税赋，享受什么实职，荣获什么虚衔，都有一定之规。

清朝咸丰、同治时期，国运衰弱，银根异常紧缺，朝廷广泛号召纳捐，致使官府机构沉臃，排队候缺者众多。捐官老汉捐纳几年，官帽无影，心中着急，拿着官府打的凭证收据，多次逐级催问：哪个还不下任命哟？追问急了，地方官吏假传圣旨：查遍全朝大小官职，实在再无实职虚位可以腾挪补缺。念秦老汉对本朝政府多年贡献，特委任为“夜皇帝”。皇帝白日理朝，老头夜晚当政！

分明是敷衍塞责，忽悠老人，但捐官老汉却拍腿鼓掌，十分开心。虽是虚衔，却是“圣上”钦点。而且这名儿听起来与“皇帝”仅一字之差，跬步之距，这可了得！连连

筵宴庆贺，夜夜不眠尽责。夜深人静时，在龙池铺场上，每更一趟，一人走上返下，敲锣高喊：“防火防盗，家家重要！”“莫嫖又莫赌，钱包往外鼓！”“五更起床不得亏，一年银钱往上堆！”提醒寨人注意安全，本分勤劳；名正言顺充当更夫，乐此不疲。

“夜皇帝”的子孙异常聪慧，曾远渡重洋，留学日本，回国定居上海。“秦刺海，四川酉阳人，毕业于日本爱知医学学校。”(《上海工商人名录》1938版)这是至今唯一所知的线索。

夜皇帝葬酉阳黑水大沟场，离龙池铺北方10多公里，其间崇山峻岭，沟壑纵横。“皇帝老儿”埋的地方，一定是好场所。据说某年清明节，秦氏的两个后裔，相约去寻根问祖，上坟挂青。在密林丛草中，只找到捐官老汉的坟墓，未找到捐官老汉本人的陵宅。也许其墓荡然无存，也许深藏地下，让人永久探秘。

其实，再好的风水，若无后世管理，遮之茅坡树丛，荒土难见一堆。酉州夜皇帝，一个诡薄的故事，就这样封存在龙池铺的尘埃旧忆之中了。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